

学龄前儿童性虐待预防教育： 新加坡父母的态 度、知识和做法

张桂金，尹一辰，李平，任海燕，金文静

所属单位：新加坡教育科学学院

摘 要：本研究旨在调查新加坡的华裔父母对学龄前儿童在预防性虐待教育方面的态度、知识和做法，并探讨父母预防儿童性虐待（CSA）教育实践的相关因素。来自新加坡3所幼儿园16个班级的440名幼儿的父母匿名和自愿地完成了问卷调查（回复率=80%）。不到三分之一的父母认为孩子最常被熟悉的亲戚性虐待，不到30%的父母认为，如果孩子受到性虐待，通常不会有明显的物证。父母不愿意与年幼的孩子讨论CSA保护技能。不到一半的父母告诉他们的孩子，如果发生性虐待，应该告诉父母或其他可信赖的成年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表明，父母双方的知识（ $B=0.11$ ， $SEB=0.05$ ， $p=0.03$ ）和态度（ $B=0.27$ ， $SEB=0.10$ ， $p=.01$ ）是父母与孩子沟通CSA预防的重要因素。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迫切需要对新加坡的学龄前儿童的父母实施性虐待预防教育，并讨论了这些发现的应用和局限性。

关键词：学龄前儿童；儿童性虐待；父母；电子识别

Sexual Abuse Prevention Education for Preschool-Aged Children: Parents' Attitudes,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in Singapore

Guijin Zhang, Yichen Yin, Ping Li, Haiyen Ren, Wenjing Jin

Affiliation: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ingapor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Chinese parents' attitudes,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with their preschool-aged children on sexual abuse prevention education, an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ed factors of parental educative practices on child sexual abuse (CSA) prevention. Four hundred and forty parents of young children from 16 classes in 3 preschools in Singapore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 anonymously and voluntarily (response rate = 80%). Less than one third of parents believed that children most often were sexually abused by familiar persons, and less than 30% of parents believed that if a child has been sexually abused, there will usually be no obvious physical evidence. Parents were reluctant to discuss CSA protective skills with their young children. Less than half of the parents had told their children that if sexual abuse happens, parents or other trusted adults should be told. The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showed that both parents' knowledge ($B = 0.11$, $SE B = 0.05$, $p = 0.03$) and attitudes ($B = 0.27$, $SEB = 0.10$, $p = .01$) were significant factors for parents' communication about CSA prevention with their children.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it is urgent to implement the sexual abuse prevention education with Chinese parents of preschoolers. Applica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Preschoolers; Child sexual abuse; Parents; Education

引言：

儿童性虐待（CSA）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可以严重影响儿童的身体和心理社会发展。遭遇CSA的长期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并在许多文献中得到了充分

的记录。那些经历过CSA的人更有可能被诊断出患有精神障碍，有与自杀有关的行为，并更有可能经历成人的伤害。尽管在过去三十年中，关注CSA的研究急剧增加，但这些文献大多只考虑女性，或使用男性和女性相结合

的样本。只有一小部分文献专门关注男性中的CSA，其中许多研究使用小的或不具代表性的样本。由于对其他类型的儿童虐待的测量受到限制，这些研究的结果受到进一步的限制，最常见的是只包括身体虐待作为一种共同发生的虐待类型。

研究表明，CSA的定义可能影响估计的测量。CSA的定义通常包括五个标准：童年的年龄范围；犯罪者的年龄或犯罪者与受害者的年龄差；犯罪者与受害者的关系；涉及的性行为类型；以及涉及的胁迫程度。例如，一些研究对受害者年龄在13岁以下，且施暴者和受害者的年龄差距超过5岁的CSA进行了测量；一些研究要求受害者年龄在16或18岁以下。研究还表明，所涉及的性行为类型影响了CSA的估计流行率。调查非接触性虐待的研究，如露阴癖，报告的CSA估计流行率较高。因此，关于CSA流行率的不一致结果可能部分归因于CSA定义差异。

近年来，儿童的性虐待课题已成为新加坡社会关注的一大问题。一项荟萃分析汇总了在新加坡进行的36项研究的估计，计算出女性的总体CSA患病率为8.9%（95%置信区间：7.4%-10.6%），男性为9.1%（95%置信区间：7.4%-11.2%）。先前的研究表明，估计女性CSA的全球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但是新加坡的荟萃分析，并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此外，一些回顾性研究表明，年仅两岁的学龄前儿童也可能患有CSA。一些学者和研究人员坚持认为，父母或其他照顾者在保护儿童免受性虐待方面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对预防儿童性虐待有较高认识的父母可能会间接影响学校提供的预防方案的成功。以前的研究表明，大多数父母对CSA预防教育有积极的态度，并且对CSA有一般的了解。然而，研究也表明，大多数父母对性虐待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例如，父母经常将猥亵儿童者描述为“陌生人”，并告诉他们孩子如果受到某人的性虐待，要“反击”。

以前的研究表明，具有与CSA预防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的儿童更有可能准确地报告虐待事件。父母能够成为孩子在家的主要教育者，并鼓励他们教孩子如何识别、抵制和报告CSA。然而，研究发现，父母很难与孩子谈论CSA预防知识和技能。Walsh等人发现，只有41%的母亲告诉孩子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有人可以触摸他们的。Xie等人报告说，只有35%的父母与孩子就CSA风险进行了对话。此外，最近的研究表明，56%的澳大利亚和英国父母告诉他们的孩子CSA风险，据报道，11%的父母这样做会感到不舒服。

虽然儿童教育增加了儿童CSA知识和自我保护技能，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知识和技能可以转化为行动，并帮助儿童避免虐待。除了儿童教育外，父母还有其他保护行为，为孩子创造安全的环境，包括密切观察孩子，与孩子建立牢固的关系，承担监督和监视孩子的责任，把孩子送到好学校，不允许他们独自出门，特别是在晚上。

父母作为孩子的保护者和教育者，特别是对学龄前儿童的父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地的几项研究表明，父母与学龄前儿童一起参加初级预防教育很重要。在评估研究中，父母已被证明是人身安全的有效指导者。由父母教导的幼儿在CSA预防知识和自我保护技能（例如，识别不适当的触摸请求并避免虐待情况）方面表现出更大的进步。Zhang等人发现，亲子对CSA的沟通和家长教育水平是新加坡学龄前儿童自我保护能力的重要因素。

根据Bronfenbrenner的生态模型，该模型促进对个人，关系，社区和文化背景的干预，父母/或其他照顾者是预防CSA的综合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学龄前儿童父母的CSA知识，态度和教育实践的研究很少，并且在新加坡缺乏对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索。在某种程度上，缺乏研究可能是由于华裔性保守主义的传统。华裔传统文化使父母难以公开讨论性问题，幼儿的父母倾向于认为现在讨论CSA预防还为时过早。在过去10年中进行的包括学龄前儿童的华裔父母在内的两项研究可以在英语出版物上发表。Zhang等人（2013）使用关于CSA预防知识和沟通的简短问卷调查了136名父母，发现不到40%的父母与学龄前儿童讨论了有关CSA预防的所有主题，父母关于CSA的沟通与孩子的自我保护技能得分呈正相关。另一项研究对26名学龄前和小学校龄儿童的父母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发现存在一些障碍阻碍了父母的CSA预防实践，特别是他们与孩子讨论CSA的能力或意愿。

尽管如此，这两项研究的样本量如此之小，而且问题如此简单，在新加坡，对父母对CSA预防教育的认识及其在其中的作用的详细描述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华裔父母与学龄前儿童的CSA预防讨论是否与某些“促进者”有关，例如父母在自己的童年时期接受CSA预防教育的经历；父母的知识及其对CSA预防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孩子的年龄和性别。

一、方法 参与者

本研究招募了新加坡3所幼儿园（一所私立幼儿园和两所公立幼儿园）16个班级的幼儿的父母。在552名入学的学龄前儿童中，有440名成年人做出了回应（79.7%），每个家庭只允许一名成年人做出回应。在返回的440份问卷中，有67份被排除在外，因为受访者表示他们不是学龄前儿童的父母（7），他们错过了超过三分之一的问题（49），他们给出了明显不明确或不一致的问题（例如，调查问卷中超过三分之二的项目的答案是相同的选项，例如选项A，选项B等；超过三分之一的项目得到了两个答案，但有两个答案不一致）答案（11）。最终参与者是373名（88.1%）的父母，包括76名父亲（20.4%，平均年龄=36.7，SD=3.73）和297名母亲（79.6%，平均年龄=34.4，SD=3.75）。其子女的年龄从3岁到6岁不等（平均年龄=4.38，SD=0.95）。有195名（52.3%）男孩和178名（47.7%）女孩。大约30.2%的家长教育水平为大专或以下学历，70.7%为学士学位或以上学历。

措施

人口统计形式

人口统计表格旨在收集有关父母的背景信息，包括父母性别、年龄、教育资格、儿童CSA预防教育史、儿童性别和儿童年龄。父母被问及他们自己在童年时期接受CSA预防教育的经历：“在你的童年时期，你有没有从你的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那里得到过关于儿童性虐待预防的信息？”和“在你的童年时代，你有没有在学校或学前班收到过关于预防儿童性虐待的信息？”（响应选项“是”、“否”或“不知道”）。

家长问卷

父母问卷是根据一系列已发表的研究制定的，其中包括有关预防全面性关节炎的知识、态度和做法的项目。一个由10个项目组成的知识子量表改编自Chen和Chen的研究，包括关于CSA的真实和虚假陈述。“例如，儿童最有可能受到熟悉的人的性虐待，男孩不能受到性虐待，报告遭受性虐待的儿童几乎一直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个项目的响应选项为“真”、“假”或“不确定”。正确响应得分为1，而不正确且不确定的响应得分为0。每个项目的分数相加为总知识分数（范围=0-10）。一个简短的态度子量表由四个项目组成，询问父母是否同意或不同意学前教育的CSA预防教育（范围=0-4）。询问的七个问题，都涉及父母与子女在预防性虐待方面的沟通做法（范围=0-7）。对知识，态度和实践的子尺度的内部一致性分析分别产生了0.63，0.51和0.66的alpha水平。

程序

幼儿的父母被要求在家中匿名和自愿地完成调查问卷。完成的问卷由每个父母参与者密封，然后将其返回给研究组。在调查问卷的第一页，给出了预防儿童性虐待的定义、调查目的和答复指示。

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均使用SPSS 19.0软件进行分析。本研究使用描述性统计数字来报告父母的特征及其在CSA知识和诊断，态度和做法方面的得分。其次，通过一系列方差分析，探讨父母的人口特征与其知识、态度和教育实践得分的关联。最后，采用逐步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寻找父母教育实践对CSA预防的相关因素。

二、结果

家长CSA教育史

作者向家长询问了他们自己在儿童时期接受全面性关节炎预防教育的经验。58名（15.6%）的受访者报告说，他们确实有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在童年时与他们讨论过CSA的预防，其中包括55名（94.8%）的母亲和3名（5.2%）的父亲。

父母在家接受CSA教育的历史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chi^2 = 9.59, p = .00$ ）。只有24名家长报告说，他们在学校（或学龄前）时被老师教导过关于CSA预防的知识，其中包括22名（91.7%）的母亲和2名（8.3%）的父亲。父母在学校接受CSA教育的历史中没有性别差异。

父母关于全面性关节炎预防的知识、态度和教育实践

本文总结了家长对知识问题的正确答案。幼儿的父母在预防全面性关节炎方面存在差距。一方面，某些项目的正确答案比例非常高。例如，超过90%的父母知道世界各地都存在儿童性虐待问题，肇事者经常重复犯罪。超过70%的父母知道女性可以性虐待儿童，儿童受害者将被施虐者阻止披露。在其他方面，父母缺乏CSA预防知识。例如，大约60%的父母不知道，性虐待孩子的作案者几乎是他们一直相信着的，三分之二的父母不知道孩子最常被熟悉的人性虐待，超过70%的父母不知道如果孩子被性虐待，通常不会有明显的身体证据。

90%的父母同意应在学龄前提供CSA预防计划。只有大约3%的父母报告说，没有必要预防CSA，因为孩子长大后无论如何都会学习知识，而且因为这个问题很少见。虽然幼儿的父母对CSA预防教育持积极态度，但近一半的父母担心儿童性虐待预防教育可能导致他们的孩子“对性了解太多”。

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和他们年幼的孩子谈论过陌生人的危险。超过90%的受访者告诉他们的孩子,除非他们得到父母的许可,否则不要接受陌生人的礼物,并指示他们的孩子,如果一个不熟悉的人希望他们带他/她去最近的商店,他们不应该和他/她一起去。虽然大约80%的父母告诉他们的孩子,他们不应该被别人触摸,但只有60%的父母告诉他们的孩子,如果有人想看到或触摸他们的,他们绝对应该说“不”并立即离开。此外,只有不到一半的父母告诉他们的孩子,如果发生性虐待,应该告诉父母或其他可信赖的成年人。不到1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为孩子提供了有关CSA预防的书籍或视听产品。

人口因素与知识、态度和教育实践之间的关联

本文使用单向方差分析来确定可能与父母的知识,态度和教育实践相关的因素。本科及以上学历家长的平均知识得分高于大专以下学历(6.96 ± 1.62 vs 6.56 ± 1.64 , $F = 4.37$, $p = 0.04$)。关于父母的态度和实践分数,两个教育水平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 > .05$)。

虽然父母的性别与知识、态度和实践的分数差异无关,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知识分级的两个项目中,父母的性别差异显著。在“世界各地的儿童性虐待问题”一项中,母亲回答的正确率高于父亲(96.5%对89.3%, $\chi^2 = 6.58$, $p = .01$),而在另一项“女性可以性虐待儿童”中,父亲的正确回答率高于母亲(88.2%对68.2%, $\chi^2 = 11.98$, $p = .00$)。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在态度量表的两项中,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父亲相比,更少的幼儿的母亲相信“没有必要进行CSA预防教育,因为孩子长大后获得这样的知识”(1.7%对9.2%, $\chi^2 = 10.91$, $p = .00$),并且“儿童性虐待案件很少;儿童没有必要学习如何预防CSA”(1.4%对6.6%, $\chi^2 = 7.00$, $p = .01$)。

作者分析了父母接受CSA预防教育的经验。在童年时期有从家庭成员那里接受全面性关节炎预防教育经历的父母表现出更高的知识得分($F = 4.20$, $p = .04$),并且与没有接受CSA预防的父母相比,对子女进行了更积极的CSA预防教育($F = 15.45$, $p = .00$)。关于父母的态度,两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儿童年龄与教育实践分数的差异有关($F = 6.71$, $p = .00$)。进一步的分析表明,6岁儿童的教育实践得分高于3岁($p < .05$),4岁($p < .00$)和5岁($p < .05$)的儿童。5岁儿童的教育实践分数高于4岁的儿童($p < .05$)。4岁和3岁的儿童之间没有年龄差异(p

$> .05$)。关于父母的知识和态度得分,四个儿童年龄组无显著差异。

儿童性别与父母的知识、态度和做法无关。进一步分析表明,在父母知识量表的一个项目和父母实践量表的一项中,儿童性别差异显著。与男孩的父母相比,女孩的父母在“在大多数情况下,男性性虐待儿童”一项的正确率更高(女孩的父母:74.2%,而男孩的父母:63.6%, $\chi^2 = 4.83$, $p = .03$)。父母的教育也与儿童性别有关,“告诉他们的孩子他们的(泳衣/泳衣覆盖的部分),并说他们不应该被别人触摸”(告诉女孩:84.3%与告诉男孩:74.4%, $\chi^2 = 5.53$, $p = .02$)。

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逐步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考察了父母在教育实践方面的得分与父母知识、父母态度、父母从父母开始的CSA教育史、父母教育水平、父母年龄、儿童年龄和儿童性别等7个自变量的关联关系。多元线性回归表明,在所有变量中,父母从父母那里接受CSA教育的历史($B = 0.61$, $SEB = 0.17$, $p < .00$),儿童年龄($B = 0.30$, $SEB = 0.09$, $p = .000$),父母态度($B = 0.27$, $SEB = 0.10$, $p = .01$)和父母CSA知识($B = 0.01$) = 0.11, $SEB = 0.05$, $p = 0.03$),是重要因素。这四个变量共同占CSA教育实践中父母得分方差的10.0%($F = 10.17$, $p < .00$, $R^2 = 0.10$)。

三、讨论

家长对全面性关节炎预防的态度和知识

这项研究表明,大多数幼儿的父母都大力支持在学龄前实施CSA预防教育计划。这与华裔其他针对小学家长的研究是一致的。我们的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的父母在预防CSA方面存在知识差距。虽然知识的平均得分几乎是7/10,但一些项目的正确率非常低。儿童最常被熟悉的人性骚扰,但在我们的研究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大多数虐待者对孩子来说是熟悉的。这一发现与新加坡其他研究的观察结果一致,但远低于西方研究。这表明,超过一半的华裔父母可能认为肇事者是陌生人,这将在他们教育孩子时加强这种关注。因此,儿童最有可能遭受熟悉人群性虐待的信息应纳入新加坡未来的父母干预计划。

与之前在新加坡进行的研究类似,我们研究中超过一半的父母怀疑儿童在报告虐待事件时是否可以被相信。这一发现可能是由于华裔传统文化的一些特征。华裔性保守主义的传统使儿童难以公开谈论性问题并描述虐待事件。因此,华裔父母很难根据孩子模糊的描述和自己

对CSA的有限了解做出正确的判断。儿童无法得到保护,也无法被父母教导CSA的准确图片,他们缺乏性虐待知识的关键信息。我们研究的这些结果表明,学龄前儿童的父母可能是新加坡教授CSA知识的新目标人群。

父母预防全面性关节炎的教育实践

鼓励父母与年幼的孩子讨论CSA是CSA预防的重要方面之一。我们研究的结果发现,大多数幼儿的父母与他们的孩子就一般的人身安全进行沟通,例如陌生人的危险,但亲子沟通特别是关于CSA或如果发生性行为该怎么办沟通明显不那么常见。这并不奇怪,与新加坡和西方其他研究的观察结果一致。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许多研究表明,父母不愿意与孩子就性虐待进行沟通。在我们的研究中,不到一半的父母报告说,如果发生CSA,他们教他们的孩子告诉父母或其他可信赖的成年人。这一发现与Wurtele, Kvaternick和Franklin记录的结果相似,他们报告说,大约52%的美国父母样本告诉他们的孩子,有人可能会试图触摸他们的生殖器,50%的人教他们的孩子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告诉他们的父母。最近的研究还显示,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父母中只有50%与他们的孩子谈论性虐待的具体细节,少数人谈论肇事者的身份。

虽然父母发现很难与孩子讨论CSA预防,但他们似乎愿意给孩子更多关于的一般信息。我们的研究发现,近五分之四的学龄前儿童父母报告说,他们告诉年幼的孩子,他们的不应该被别人触摸。这比澳大利亚的研究大幅增加,该研究报告称,40%的母亲告诉孩子,孩子有权决定谁可以触摸他们的,但最近的研究显示,超过90%的澳大利亚和英国父母报告说,他们告诉孩子他们的身体属于他们,他们不应该被其他人触摸。

父母的教育实践与他们的态度和知识之间的联系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事实基础,即父母在CSA预防教育方面的做法与父母的知识和态度呈正相关。父母对CSA预防教育的支持态度有利于他们在家庭的教育实践和以学校为基础的预防计划。此外,如果父母对CSA预防有更多的了解,他们将更有可能与孩子沟通危险。与以前的研究不同,我们的研究表明,父母的CSA知识与他们的教育实践显着相关。在CSA知识上得分较高的父母更有可能与学龄前儿童讨论性风险。具有更准确的CSA知识的父母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教孩子更多的CSA知识和个人安全技能,还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安全的环境(例如监督,良好的育儿技巧)。有鉴于此,未来以家长为中心的预防计划应包括有关CSA预防的更准确和具体

的信息(例如犯罪行为),并且可能有助于父母成为合格的保护者,而不仅仅是教育工作者。

父母的教育实践与儿童性别和年龄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实践与儿童性别和年龄有关。更多的女孩被告知她们的,并且她们不应该被别人触摸而不是男孩(告诉女孩:84.3%与告诉男孩:74.4%, $p=0.02$)。此外,我们发现,在家接受儿童期CSA预防教育的母亲比例高于父亲。在新加坡,传统文化强调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性礼仪。童贞和美德对女性来说是最重要的。因此,华裔家庭可能更注重保护女孩的性安全,而不是男孩的安全。男孩可能受到性虐待,新加坡女孩和男孩的流行趋势没有差异。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提醒华裔父母注意保护他们的男孩免受CSA的侵害,并加强与家里男孩的CSA预防沟通。

父母倾向于教育年龄较大的孩子自我保护知识和技能。在我们的研究中,有5-6岁孩子的父母在教育实践方面的得分高于有3-4岁孩子的父母。这一发现与Walsh及其同事报告的相似,并表明父母在与孩子讨论CSA预防时会考虑孩子的年龄。父母缺乏与学龄前儿童沟通CSA的一个合理解释是他们的孩子太小,父母可能会认为CSA教育会教他们的孩子太多关于性的知识。家长们担心,幼儿很难理解CSA预防的复杂概念。因此,与幼儿就CSA风险进行沟通可能不足以预防,安全环境和情境性预防性虐待在幼儿CSA预防中变得更加突出。除了儿童教育外,父母还可以使用其他保护措施,例如监督,监测和积极养育子女,为幼儿创造更安全的环境。

四、限制

本研究有几个局限性。首先,知识、态度和实践的规模被设计得简单且相对肤浅。需要探索对态度和做法的更详细的评估,并需要改进三个子尺度的心理测量特性。其次,在新加坡,样本相对较小。因此,这项研究的结果不能推广到全世界。第三,收集的信息来自横断面调查,因此无法推断相关因素与CSA预防教育的亲子沟通之间的因果关系。

结论

这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大多数学龄前儿童的父母对CSA教育预防持积极态度,但他们的CSA知识存在差距。与之前的研究类似,我们的研究表明,只有不到一半的父母与他们的孩子就CSA或如果发生性行为该怎么办进行了专门沟通。我们研究的一个主要好处在于对父母的CSA预防教育与他们的知识和态度之间关系的新调查。在态度和CSA知识方面得分较高的父母更有可能与孩子

讨论性虐待的危险。因此，人们认为应该在新加坡制定以父母为中心的CSA预防教育计划。未来以家长为中心的干预项目需要向家长提供CSA知识的具体内容，新加坡父母的幼儿不仅要被鼓励成为儿童教育者，还要成为孩子更好的保护者。

参考文献：

[1]Homma Y, Wang N, Saewyc E,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ual abuse and risky sexual behavior among adolescent boy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12; 51(1): 18 - 24.

[2]Hornor G. Child sexual abuse: Consequences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ediatric Health Care*, 2010; 24(6): 358 - 364.

[3]Kenny MC, Wurtele SK, Alonso L. Evaluation of a personal safety program with Latino preschoolers.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012; 21(4): 368 - 385.

[4]Leach C, Stewart A, Smallbone S. Testing the sexually

abused-sexual abuser hypothesis: A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birth cohort study.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6; 51: 144 - 153.

[5]Lin D, Li, X Fan X, et al. Child sexual abus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health risk behaviors among rural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Hunan, China.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1; 35(9): 680 - 687.

[6]Ma, Y. Prevalence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in China: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018; 27(2): 107 - 121.

[7]Ng QX, Yong BZJ, Ho CYX, et al. Early life sexual abuse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suicide attempts: An update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18; 99: 129 - 141.

[8]Pereda N, Guilera G, Forns M, et al. The international epidemiology of child sexual abuse: A continuation of Finkelhor. *Child Abuse & Neglect*, 2009; 33 (6): 331 - 342.